

山西文艺家丛书

A stylized landscape illustration in dark brown and black ink on a textured, golden-brown background. The scene features rolling hills or mountains in the upper half, a winding path or river leading from the foreground towards the center, and a large, leafy tree on the left side. In the upper right corner, there is a small, dark, crescent-shaped object, possibly representing a moon or a cave entrance. The overall style is minimalist and evocative.

贾克剧作选



作者近影

《山西文艺家丛书》序

山西省副省长 吴达才

山西是革命老区。山西的文艺工作有着光荣的战斗传统。革命战争时期战斗在太行、太岳、晋绥以及晋察冀等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遵循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引的道路，同新的时代、新的群众相结合，在创造人民的新文艺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著名作家赵树理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建国后四十年，山西的文艺工作，在继承和发展民族民间文化传统和革命根据地文化传统这两个传统的基础上，又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文学、戏剧、音乐、舞蹈、曲艺、杂技、电影、电视、美术、摄影、书法、民间文艺等领域都取得了新的创作成果。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发展，山西的文艺事业更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在全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纵观山西的革命文艺，如果从赵树理1943年5月创作《小二黑结婚》算起，至今也已有47个年头了。在这近半个世纪里，山西出了许多在全国知名的作家、艺术家。他们的

作品，包括诗歌、小说、剧本、歌曲、美术等等，反映了山西近五十年来风云变化，描绘了生长在这片黄土地上的人民生活的深刻变革，展现了丰富多采的山西城乡生活的风俗画。这些作品是山西人民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整理和出版山西作家、艺术家的著作，对于我们进行文化积累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建国以来，中央有关出版社和我省的人民、北岳、希望等出版社先后为我省的不少作家、艺术家出版了多种著作。特别是1980年由工人出版社和山西大学联合出版的《赵树理文集》，1986年—1990年由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编辑，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赵树理全集》，更是文化建设上的大工程。山西的作家、艺术家和人民群众对此十分高兴。同时，也毋庸讳言，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我省很多作家、艺术家的出书仍然很困难。为此，省委、省政府领导经过多次研究，决定拨出专款编辑出版山西文艺家丛书。选入丛书首批出版的有8种，都是在创作上取得一定成就，对我省文艺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的老一辈作家、艺术家的著作。他们的作品大都继承和发展了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重视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具有民族化、大众化的显著特色。他们的作品有的是反映民主革命时期的斗争生活，表现老一辈革命者前进的足迹，有的是反映社会主义的时代生活和时代风貌，歌颂社会主义的美好事物，激励人民群众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所以，这套丛书的出版，除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外，还为广大群众提供了有益的精神食粮。

这8位作家、艺术家著作的出版是第一批，我们以后还要为其他作家、艺术家继续出书。我们希望通过山西文艺家

丛书的出版，能够激励和吸引更多的作家、艺术家深入到人民群众改革和建设的火热生活中，从中汲取创作的动力和素材，塑造新时代叱咤风云的典型人物和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讴歌改革奋进的时代精神，以教育和鼓舞人民群众同心同德为实现四化大业、振兴中华努力奋斗。这也是我对山西文艺事业的希望和祝愿。

1990年11月30日

目 录

《山西文艺家丛书》序.....	吴达才 (1)
✓ 保卫合作社 (独幕话剧)	(1)
✓ 好军属 (秧歌剧)	(35)
✓ 为了建设 (独幕话剧)	(53)
✓ 大势所趋 (独幕话剧)	(87)
✓ 四姊妹 (四幕话剧)	(137)
✓ 习惯成自然 (独幕话剧)	(243)
✓ 引火烧身 (小型话剧)	(269)
✓ 风云突变 (六场话剧)	(303)
✓ 两个支书 (小歌剧)	(415)
✓ 闹洞房 (独幕话剧)	(431)
✓ 金凤高飞 (独幕话剧)	(453)
✓ 魔窟传奇 (多场次话剧)	(485)
附录 (一、二、三)	(583)

保卫合作社

(独幕话剧)

时 间 1944年秋天。

地 点 晋察冀边区南线、游击区。

人 物 齐洛耀(耀)——六十来岁。

齐 瑞(瑞)——洛耀儿子。

玉 贞(贞)——洛耀闺女。

嫂 子(嫂)——齐瑞媳妇。

崔保子(崔)——玉贞女婿。

村 长(村)——五十来岁。

群 众

布 景 平原上百十多户的集市村庄。一所穷人家的院落，周围破土墙，被风雨吹打得残缺不全；座北三间平房，前檐底下，靠窗户处，安着锅台，上边横搭着木板，放些碗筷等家具。当院葡萄架底下摆着石桌、石凳，旁边通后院的小洞门里面，隐蔽着纺线织布的地窖子，浮头堆着些柴禾干草。通街的大门，矮矮门楼，两扇门虚掩着。院里收拾得倒还清净整齐。

幕 启 深秋，收棉花的季节。天刚亮，隔壁烟囱里早已冒出白烟。今天是这村的集，因时间尚早，村里依然静悄悄地，早晨的风带来不少凉意，把焦黄的葡萄叶吹

积到墙根底下。稍停，嫂子从小洞门里走出来。（嫂子二十八九岁，当村合作社妇女纺织小组长。思想半新半旧，能说会道，精明利落的庄稼妇女，一身藏青大衿夹袄裤，扎裤腿。她走到当院抬头看看天气。拍拍身上的土，返身朝小洞门里边说话——）

嫂 大妹子！快点上来吧！太阳都出来老高的，隔壁二婶家也点着火做开饭啦！看样集上该上人的时候啦！

〔玉贞在小洞门里答应。

〔“嫂子，你先接上这个布去。”

〔嫂子走进洞门，接过一卷刚织好的布。

嫂 〔看着布，自言自语地。〕唉！过的这是什么年月，连纺线子织布也得偷偷摸摸地，躲这个藏那个地。（回头对洞门里）大妹子，把地窖子盖好，把浮头那柴禾铺严实，回头鬼子发现有织布机子，又该给砸啦！

〔说着走到葡萄架前边，折翻着布。不久玉贞上。玉贞二十四五岁，体质清秀，性情温和，参加合作社纺织，自食其力。

贞 （拿上一卷布认了半天，抬头对嫂。）这个布不像我织的，你手里拿的那匹，你细瞧是不是你织的？

嫂 哎！可不是，拿到手里沉甸甸地，我摸着就不像我织的嘛！快换过来吧！（把布递过去，诙谐地。）大妹，瞧这布格格支支地，真跟铁板似的，拿到集上，大伙儿一评议，保准三个羊戳按上啦！可够标准！

贞 （瞪嫂子一眼，不去伸手接布，半嗔地。）嫂子！你叫我也说你两句，心里就踏实啦。（拉着长声）嫂子布织得好，可够标准……给嫂子布上按上四个羊的戳。

嫂（笑着抢过自己的布）快拿过来吧！人家好布三羊戳就顶头啦！那只羊宰了，把肉卖给谁去呀？（说着格格地笑了。）

贞（认真地）说正经的，嫂子，咱们织的这机子布，赶上隔壁二婶子织的标准布不？

〔姑嫂俩把布展开细看。〕

嫂那看是谁说！要是叫我说是不够上了，谁知大伙儿给评议怎么说呢？就打不行死啦！也比好不足，比坏有余呢！

贞看嫂子倒知足。照你这一说，咱们挑战比赛干什么？亏的你还是纺织小组长，这话怎么说出嘴来的？

嫂快摺起来吧！好坏一评议，谁也亏不了谁！咱们眼睛再尖，也不能老王卖瓜自卖自夸。

〔玉贞一笑，把布摺好，接过嫂嫂的布走进房去。〕

嫂大妹子，把扫炕笤帚拿出来。

〔玉贞答应着，拿笤帚上。〕

嫂爹起来了没有？

贞爹没在家。爹那性子，哪天不是天不亮就爬起来呀！八成是找干部们商议事去啦！

〔嫂子接笤帚。〕

贞我给你扫吧！看滚的这一身棉花。

嫂今个到月底啦，又赶上是集，咱们织的这机子布，换回钱来，合作社借款该还清啦。

贞嫂子，（计算地）月初借的合作社一机子十个布的纬线钱，是七百块，今个十个布都织出来了，上集行市就涨了三块多，除还合作社，还落多少钱？

嫂一匹布赚三十块，十个布不是三百呀！长虫倒累皮分三

期还七百块钱，赚来赚去净落两个布吧！

贞 这两集鬼子一收棉花，咱们就给它多纺多织，这一冬天砸下点底子，开春就不再受制啦。

嫂 可不，咱家又不比别人家，咱们种地没人手，你哥哥在区上，是个脱离生产的公家人。咱爹负责集上，又负责合作社，一家子吃吃喝喝还不有数的，指这点棉花，纺织纺织织的糊这个嘴。

贞 唉！能糊着嘴就不坏么！早先吧，咱这边区民主，总算日子改善啦。鬼子把岗楼一安，开头一阵子，还能掀开锅。之后，人们就干瞪眼。摆着这个合作社把人救活啦，咱们又生了产，又和鬼子斗了争，一个好处，咱们两头落下啦！

嫂 好好歹歹谁心里没个数啦！咱们拾掇拾掇，点火做饭吧！

贞 你看都快上集啦，老顾拉扯呢！嫂子！你看今个吃什么？我去抱柴禾去。

〔说着走进小洞门去。

〔嫂子拿笤帚刚要进房——

〔齐洛耀上。齐洛耀六十来岁，朴实农民，对公家事情，热心负责，过去是集上的公正好人。这地区沦陷后，展开对敌斗争，建立起合作社。他担任干部，又被公推为本村集市委员会主任。洛耀吸着旱菸，推门进来后，不住的咳嗽。

嫂 （回头看爹进来）爹！大清早就出去，秋凉了，您那破羊皮袄，玉贞不是补上啦！还是披上点好！

耀 不凉！才刚村长来找我商议事，看你们姑嫂俩突击怪热

闹，也就没惊动你们，匆匆忙忙就走啦！玉贞呢？

嫂 后院抱柴禾去啦。为着赶这集，我们熬了一宿，这两个机子布都完了，合作社第三期款也就能还啦！

耀 好，（点点头，到石凳上坐下自己嘀咕着。）唉！你们不知道吧！玉贞她女婿有信啦！

嫂 啊！崔保子呀！走了四五年子啦！这回有信啦？

耀 昨个保顺到城里“新民会”去开会去，碰见他啦！说是刚打保定回来，这会子在开发公司呢！

嫂 （给爹示意）爹！小声点！这阵子整天价突击，刚刚忘了这事，好容易心里平稳阵子，回头叫她听见了，又惹她不舒坦。

耀 唉！真也是，玉贞这孩子从小没娘，又碰上这么个婆家，……唉……

〔玉贞抱柴禾上。〕

贞 （站在洞门）爹！您回来啦！

耀 啊！玉贞你！……

嫂 （看玉贞神色不对，急用话岔开。）爹！您看我跟玉贞织的这机子布，赶上二婶子的标准布不？我们还挑着战呢！

耀 （会意地）哦！好好！我先瞧瞧，要够标准，咱集上又出来齐玉贞大布啦，把你二婶的齐老婆大布就给顶啦！
哈！哈！（大笑）

嫂 大妹子来！咱叫爹先给评议评议。

贞 （站着不动，慢慢地。）嫂子！你先站会儿，我问你句话，爹才刚给你说什么来着？

嫂 爹说今个是集，布交出去，合作社账清了，再借下期

的。

贞 嫂子！你别瞒我啦！我又不是三岁两岁的毛孩子，什么事不懂。早先我心里难过，也是恨他不争气，乡亲们跟前丢人背兴。我是出了阁的闺女，久住娘家，心里苦处，别人不知道，嫂子！难说你还这样呀？

嫂 （安慰地）大妹子，都怪我不疼你，把你当外人，遇事弯子转子地，也是怕勾你不舒坦，你也别多心。

贞 嫂子这份情我心里清楚，爹是说崔保子真给日本人作事当汉奸了吗？

嫂 唉！你别信外边风言风语的，人张着两片嘴，什么话说不出来？崔保子走了几年子，要是信，早晚总会家来的。

耀 （半天插嘴）玉贞子！这是保顺到城里开会，带回来这谎信，不提这个吧！今个月底，把布交出去，还清合作社账，好再借下期的，分期还账，一次一清，这是合作社的规矩，咱家不能失合作社的信用。

嫂 大妹子！赶紧做饭吧！等会上集，先比标准布，后还合作社账。

〔外齐瑞声：“玉贞！开开门！”

耀 谁呀？

贞 哦！是我哥回来啦！

〔齐瑞化了装持烧饼篮子上。齐瑞二十七八岁，区干部，负责这一带合作社工作。为着到各村各集去方便，他化装成卖烧饼的。工作锻炼得他机警灵活，懂得很多对敌斗争方法，是一个新型的农民干部。他进来后，把篮子放下。

耀 啊！瑞子！你们进沟啦！

瑞 爹！昨几个捎来的信接到了吧？

耀 接到啦！干部们商议，都照你信上通知各小组啦。到时候各家拿着布就上集，先评议，后交货。这个月底，就把这批账结清喽，那边运输组来了没有？

瑞 眼时差不离正零零星星往集上走呢！还有区小队也进沟来啦！跟我一块进村的。

嫂 啊！来队伍啦！在谁家歇着呢？

瑞 在集上呢，李队长！叫他家来他不来。

耀 那你们跑了一宿，还没有吃饭呢！那你先家里歇会，我找干部给区小队派饭去。

瑞 对！爹派上四十个人的，顺便通知各小组，告诉各家说，今天集上规定的暗号，是大衿底下伸两个手指头，一大一小的数，订对清楚，把货就交过去，回头由咱合作社干部两下结账。

耀 对！我们干部商量，吃早饭就把集完了，上集鬼子上午来的，啥也没摸着，这集要来找麻烦，哼！咱们早点不露山不露水的，就把这集过啦。

瑞 我跟李队长也是这意见，能早就尽量的早。

耀 那就凑对付啦，齐瑞家的！多做上点饭，咱家管上两个人，玉贞你把你织的布拿出来，先交评议会评议一下，看够标准不，回头当集再按戳。

〔玉贞进房去。〕

嫂 爹！你捎带告二婶家一声，我这小组就不另通知啦！

贞 〔上〕爹！这是嫂子的，这是我的。

〔玉贞把布交给洛耀，洛耀下。〕

嫂（对瑞）你先喘口气，锅就开。（看玉贞在那发怔）大妹子，你要累得慌，就炕上躺会，熬了一夜啦，等会好上集。

贞 我不累……

瑞 昨几个你们又突击来着！

嫂 可不！突击了个整宿。（说完进房去）

〔齐瑞把腰带解开，拍拍身上的土，把烧饼篮里的手枪拿出来，看了看，擦了擦，别在腰里。〕

瑞（边坐边说）玉贞！我看你们该加点油，上集咱村驮過去的布都够二羊三羊，量也多，质也高，这都是咱村大伙儿的光荣。有人提议选咱村织布模范呢！区里正讨论这事呢！下回再进沟来，就给你们带回这喜信来啦！

贞 嗯……

瑞 合作社这一期织布贷款，咱们能还吧？

贞 能还……

瑞 你和你嫂子两机子布织完了？

贞 织完了！

瑞 别家呢？

贞 差不多吧？……

瑞（把枪别好，抬头看玉贞像是有什么心事样子。）喂！

玉贞！你怎么这么没精打彩的，病啦？

贞（强笑）没什么！好好地病哪门子？（说着进房去）

瑞（拉着她）那是为什么？是你嫂子又呕你来着？

嫂（走出来站在门口笑着）吆！我才没呕她。

贞（过意不去地）哥！你这是什么话？平白无故，嫂子呕我干什么？

瑞 那是为什么？

嫂 (给瑞使眼色)人家整宿坐在机子上没合眼，就不兴累得慌？偏你多心，死乞白赖问来问去，(过去拉贞)大妹子，别理他，咱们屋里去。

贞 嫂子快做饭去吧！等会儿区小队他们还来家吃饭呢！

〔姑嫂俩进房去。瑞看他们进去，笑了一下，把篮子拾掇一下。村长匆上。村长，四十多岁，开朗诙谐，负责老练。表面是敌人的村长，实际是抗日积极干部。

村 齐瑞兄弟！你在家呢！

瑞 啊！村长！什么事？

村 啊！我给你说呀！你妹夫子来呀！

瑞 崔保子呀？

〔嫂子掀帘出来。

嫂 啊？崔保子到村来啦？

村 这小子走了几年，也摸不清他在外边干些什么！我早上给大叔也说过，昨几个保顺到城里碰见他啦，说是刚由保定回来，才刚我到集上去了，一出公所大门迎头碰上他啦，还推挂车子，后边带不少包包挂挂的，看样还吹气冒泡咧。

瑞 你碰见我爹没有？

村 没有呀！

瑞 我爹通知各小组告说今个集上运输组暗号去了。(对嫂)你去找爹回来，没在二婶子家就在洛秦家评议布呢！你说村长来啦有事商量，各小组就先别通知，停停再说。

〔嫂应急下。

瑞 崔保子这趟是夜猫子进宅，没事不来。你看回到城里好几天，早也不来，晚也不来，偏赶这集上来，你说这能没事么？

村 说是呀！你们家是咱合作社据点。你吧，是区干部，专门负责这一带合作社。要让他冒冒失失闯进家来，那不坏了醋啦！我把他安顿在公所里，叫保顺缠吧着他，抽身子给你和区小队长通信，李队长我跟他说了，他叫告诉你一声，看怎么办，崔保子还打听你来着。

瑞 打听我？你跟他怎么说？玉贞你出来看点门。

〔贞上。〕

村 我说齐瑞没什么干的，跑个集，做小买卖，卖个烧饼罢了。（玉贞站在门口）

瑞 你听他口气，他这趟来透露什么意思没有？

村 还是那老样没改，一见面就给我吹上啦，他说他是城里开发公司跑外办货的。

瑞 （吃惊）开发公司？这可是咱们合作社冤家对头。

村 他说开发公司也办货，跟八路军也做买卖。

瑞 怕不保准，他这闷葫芦里还不知卖的什么药呢！

〔洛耀匆上。〕

耀 村长！听说崔保子来啦？

村 可不！我跟瑞兄弟正商议着呢！

瑞 开发公司是敌人专门收粮食棉花的机关，现在正是棉花下来的时候，鬼子憋足劲，什么花样都使得出来。崔保子在开发公司，他先来了，鬼子屁股后边，保不准也跟来，上集鬼子不是没摸着吗？那今儿个吃早饭这集我看停停再说。

村上集鬼子是在晌午来的，这集他早上来，咱给他移到后晌去。反正集在咱们手里，叫他武大郎攀杆子——两头够不着。

瑞 光移时候耽误驮布，（对村长）你看这么办怎样？整宗的棉花、布，各小组都集中，零儿八星的拿到集上当幌子，鬼子不来就按原来计划，鬼子要来那就看风使舵。

耀 这样也好，才刚把两个小组的布，在老秦家大概的评议一下，玉贞她嫂嫂和你二婶子她们都在那先规定个标准，大家伙儿再通过，咱们干部先分分工，我还到集上等着支应鬼子，反正我是集上负责的，鬼子跟前我好出头，村长你自认一个吧！

村 我自认跑腿，招呼联络，一概归我管。

瑞 我爹照顾集，村长联系，我盯着崔保子，别叫他到处乱串，叫李队长他们多留点神，（嫂抱两卷布上）咱们村的游击组都准备好，叫民众把哨放远点，有事先通知村长，由他联络。

嫂 村长！区小队长在洛秦家呢！他叫告诉你们说，那边运输组都进村了，问你们怎么办？

瑞 村长！你把才刚商议的先去和李队长说一声，叫保顺先领小队弟兄们到各家去吃饭。（村长下）

嫂 这卷布是我们小组的，小组长们都评议玉贞的布够标准，是这集头一份。

耀 那好呀！齐瑞子，你先把布竖壁在地窖子里，地窖子里还有各组交来的布，一块拾掇一下，等会好运走。我先到集上看看去。

瑞 你去吧！我拾掇好就去。（洛耀下）